

杭縣志稿

第十六册

市仲遜題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一

藝文二

明嘉靖仁和縣學科目題名記 辛丑進士張谷撰

仁和縣儒學舊有題名錄領薦之士甚盛典也歲久

文刻剝蝕漫無所及嘉靖二十二年適河汾文谷孔

公督學兩浙慨然以古道造士士類莫不砥礪興起

時樂平程侯適蒞茲邑思舉廢墜念斯碑之遠湮將

來漸無所紀乃與司訓芮君搜括闕略載之文石垂

之永久屬予紀其事予忝鄉邑後進菲薄無文承諸

君子之鄙乃僭言曰於戲科目之設久矣自隋唐以

迄於今上下無慮數百年其所登拜即古選俊造進

之士固賢科也。名而書之宜哉。夫名于學者業之成。進身之始。士之舉于斯者。其所志豈不願歟。方今中外諸司庶府百執事。以朔公孤職任司。咸由斯薦始。士之得遇于斯者。亦云幸矣。而其名遂因以不朽。是豈徒尚尊顯侈榮稱哉。彼其窮經飭躬。日夕講究。務磨者固已的然有在。究其所建立。即其所學業者耳。是故其大者贊襄輔理。為時阿衡。其次政事文章。能自顯于當時。雖功業略殊。要之不負所學則可矣。茲因錄先達姓氏。歷歷可指。以今觀之。某也。碩德某也。立政某也。學問彰彰。為後式程。其或否者。今且耻之。

然則後之視今亦若是矣。是學也。豈徒習知其人。其有闕于風教。顧不大哉。石高文餘。列其上者。自洪武乙酉科。至嘉靖癸卯科。共百三十四人。虛其可錄若干人。此俟後之達者。

宗華庚錢塘縣尉司聽壁記

錢塘尉承平時號八仙。裕陵覽西湖圖。嘗有真仙尉之語。則有真仙亭。東坡倅杭。率賓僚來游時。則有英游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蓉詩。則有詠物樓。陳後山寄興高遠形於篇詠。願得終身為禦寇。亦可想其盛也。南渡後。公宇弗存。僑寄昭慶寺。隆興癸未。施

君溫舒徙望湖樓之桃園。規制草創逾四十年。因陋就簡。漫不加葺。問豈無思復舊觀之人。蓋自駐蹕為行都。錢塘為赤縣。尉職始冗。官府百需。悉倚辦。文書督趣旁午。有呼叫於門。吏縮頸潛遁。尉惴惴焉。救過不給。奚暇營繕。為我嘉泰辛酉。永嘉高君不倚實來。環視舍棟椽椽腐若將壓焉。欲增葺之。顧自謂身為親民官。毫分未及田里。不敢問。越明年歲稔。官閒。乃謀工師。乃度經費。乃有請于郡。若邑。雖上下一辭。或相茲役。然聚財貯糧。力有未及。又明年將瓜代。曰。是豈可累後人。乃捐己俸。並郡邑所助。撤而新之。廳堂

室廬舍二十有一闕堂曰權桂曰平湖亭曰真仙軒  
曰清風今大參許公為之隸古以扁其楹既成欲以  
先後蒞職姓名刊諸石歲月逸者莫考獨張仲彥見  
於王隨放生碑許純見於東坡奏議他不可復得乃  
斷自紹興二十四年而下得十有七人求記于余余  
以為尉之官最卑有材未易展信足以孚乎下而道  
不能獲乎上雖有志矣其遂高君蒞官甫數月以鎮  
廳登太常第雍容閒雅裁剴有餘題名小事倘職分  
所關有一未舉決不暇及今也易隘陋之居為高明  
在筮楚塵埃間文之以禮樂百廢俱興一毫無擾亦

可謂之難矣。余故樂為之書，以告後來者云。

宗素肅錢塘縣尉司聽壁記

官府之居於仕宜，山水之樂於隱宜，二者不可得兼也。居官府矣，簿書囂塵之間，適與山水會，蓋亦有之。然或瞰巖而倚麓，或阻澗而臨流，是一邱一壑，非山水奇觀也。至於戶庭之旁，四望而群峰獻狀，几席之上，旁睨而巨浸揚瀾，又亦有之。然地靈不足以動大君之品題，景物不足以發名勝之吟賞，則亦未為山水之遭也。間有遭焉者，曠而遐野，而僻非能依神京之樞極，近金城之觚稜也。幸而密邇都邑矣，棟橈弗

支庭蕝不治而山水精神藐若不接。過者太息。若令錢塘尉治。不過適與山水會。而又飽湖山之奇觀焉。不惟奇觀足以娛目。而又有裕陵真仙之褒。和靖後山詩人之詠。南軒名堂之勝焉。不唯品題吟賞之有遺。而又依天子建都為赤尉焉。不惟跬步修門。而又有如余君子天之賢。能使所居官大。復創公宇。足以稱赤尉之居。發山水之秀焉。吁。其可謂兼仕官隱居之兩全者矣。由嘉泰而上。廢興顛末。壁記略具。寶慶元年冬。余君實來觀治舍。頽慨而曰。今朝廷百司庶府。粲然維新。吾秩雖卑。豈可因陋不改為耶。已而



職修務簡亟請於府尹尚書素公公喜為闡端厚助  
廼經之營之築石塘二十尋以護其趾為屋五十楹  
加於舊址五之二廳事名廡既崇既敞堂曰擢桂曰  
平湖軒曰清風延賓之室曰真仙樓曰英游其下曰  
詠物皆固前人命名又命其亭曰水雲經始於二年  
仲秋越六旬告具季冬之月余往過焉輪奐翬飛恍  
然改觀君因俾記其事余謂風景係乎人不係厥居  
今夫京邑繁盛可以錫情舒歡惟有湖山之樂居闡  
闡而時至者鮮矣列簪纓而時至者益鮮惟漁童樵  
叟旦暮寢食乎其中而不知味也尉居於斯可以知

味矣。然盜屏姦雍則靜對湖山，神怡意適而有快於心。其或無以獲乎上，無以安乎下，則雖境清居潔，心鬱之而不暇顧者多矣。繼是而欲知山水之味，如余君盍姑內省其職乎。職舉而居葺，歲久如一日也。樓以英游名，實取東坡帥杭率賓僚來游故事。尚書旣祠坡仙矣，三年仲春與客莅止。君方贊帥幕，主賓歡洽而又踵聞人舊游，不知坡仙時為尉者，真見知如此否乎。故併書之，使來者信余君之獲乎上而安乎下也。

錢塘尉司舊廡在錢塘門外，仁和尉司舊廡在

良山門外范浦鎮府志列古蹟咸淳臨安志有錢塘縣尉司廳壁兩記錄存之

明錢塘令文公去思碑董漢臣撰

錢塘邑侯貞亭文公嘉靖壬子秋未尹是邦迄今丙辰夏蒞治五載政平民安聲聞於朝擢地官郎行有日矣坊長相聚于里士人相聚于學商賈相與聚于市農夫相與聚于野留之而不得懷之而莫能置也確石邑門將以紀公之德而垂無窮之思也咸造于徵文焉余迺言曰吾嘗讀漢循吏傳文翁治蜀仁愛下士傳之青史公豈其苗裔耶何以繫四民眷眷之

思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君父母之職也。為  
民父母而能舉其職，猶嬰兒之繫心於乳母也。離之  
而能忘情乎公之尹是邑也。吾則能言其詳。公之蒞  
治也不峻，城府不厲，芒角泮廓之度，渺不可測。簡節  
于催科，而差賦悉舉。疏目于聽訟，而奸宄懾服。坦懷  
率物于士大夫，而請託不行。遠迹于士人，而有求必  
應。蓋其沈識遠度，廉而不削，直而不紋，闇然而不露，  
而機智明察，無遠不屈，無微不燭。茲豈戔戔者所能  
較量哉。兵興之際，有遠于計而病于吾民者，每與大  
僚論列可否，即有所隨，亦且陽予而陰持之。嗟夫，吾

杭當四方舟車之衝，民之疲敝極矣。而又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與不必期，衆少期于當厄。矧公以深仁厚澤，霑溉吾民者乎？是我公之去也，民之困於兵興者，曰：其誰障我？疲于差科者，曰：其誰庇我？縱情于苛察而視民如草芥者，曰：其誰鞠我？後之繼公而令者，其能跡其芳躅哉？繼不繼，不暇論，而疇昔之怙我恃我，覆我者，又曷能已其無窮之思乎？此去思碑之所由作也。公名階，字克升，別號貞亭，嘉靖庚戌進士。明錢塘令湯公碑，金學曾撰。

安陸湯侯莅錢塘六祀，有奇德化，翔布自鄉，薦紳孝

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姬。罔弗誦湯侯仁。侯今之  
名杜冀。永怙我恃。我會天子特詔徵郡邑。治行高等。  
將臚於銀臺青瑣。首徵湯侯。弓旌戒嚴。旦暮趨駕。冀  
之而不得。則思思之。而無所寄。則雍棠岷石。鬱然興  
懷。而走千里。問記不佞。不佞曩承乏楚安陸。宇焉。今  
侯莅茲土。不佞獲受宇。蓋庇在宇下。匪夕朝矣。錢塘  
居虎林郡。治十之六七。為海內大都通邑。輜軒所營。  
臺府交闕。伏謁十三。酬接十三。所謂坐堂上。治案簿。  
記會。纔十之三四耳。而牘立案上。如山。會稽波屬。堂  
下跪而伺。堂上睨而視。如魍如蜮者。日數千百。指心

不給計手不給裁而候至穆然臨之不啻給也候為人若冲若撲若斷斷無枝至登堂左右顧則豪胥辟易不敢前語若不出口然至剖擊刁梗獄片言立折如噬膚且日造臺府迓伺輶軒式鄉閭折節恭謹而毅然無所事扳援扳援亦寡及之其讞決無小大不移晷而畢逋稅無遠近立取辦而不苦痛利興無大害祛無細免脫鶻起求獲乃已以故不為赫赫名而與民多所更始民不知勞而安享利其大者如逐蠹胥數十人驅白役數十人而公府肅遣偽利印偽削贖者而爰書靖置日總流水二籍搜收納給解諸竇

清湮沒土田以畝計數千戶口以口計亦數千而會計明置額教唆者門坐控誣人命者如律禁橫勾攝有勾攝執聽詰人自攝及三老攝之而里陌寧平反大辟寃者若而人釋久竊黃考無告者若而人而狂犴清他如禁興販逐豪華長驅巡欄索人者建常平倉嚴保甲法設火備備火時拜火反風燬政良法更僕難數而乃以其間行學宮修古文禮樂之事講解聖諭表章考烈建文昌閣葺社學遊教讀教以小學孝經稍稍進其俊者為之課業講藝稱彬彬焉其眎通邑若十室邑不啻給也眎山立波屬若風靡塵



沒眎魍蜮若倪孺若虛無人而士大夫眎侯始若澹  
卒乃歸真胥吏始若厲卒乃誓明氓隸始若防卒乃  
化誠總之則仁心為質利決佐之芟稗莠察敗群而  
良民乃始安堵予以誦仁侯信仁矣夫不佞讀史循  
良之吏專美漢代如嚴使君流血朱戶搖手摺腹左  
右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次公方且行閭闔布寬和  
有使從四方來齎璽書黃金乃不之河南之潁川西  
行鄴令凜人於谿谷望之如神鬼而心實畏遠之孰  
與召杜兩公無他奇人人父母之案於縑緡即到於  
今人人父母之矣湯侯仁何下潁川民怙恃侯何下

召杜今天子奮然特以治行高等徵又何下漢元康  
神爵間黃金璽書褒郡邑吏旦夕臚九列也而鄉薦  
紳孝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姬猶交口誦仁君冀  
永怙我恃我莫而不得且思思而無所寄且託於不  
佞之一言而重之以千里之幣嗟夫孰謂遷固而後  
循良無復可傳者顧不佞非其人耳故存實錄以俟  
惇史侯名沫壬辰進士楚之安陸人

明虞淳熙朱公碑

萬曆年

江陵朱侯名刺史之孫幼通明幾聖制不得應神童  
舉應二十三年公車之辟出令邯鄲歸倚廬祥而令

今錢塘一攝仁和滿四歲傳且即地官鄉人士度不  
得借謀代靈石石作亢桑之祝而會地官之命格天  
官之命下羣謖曰吾父母恩天地也何意以名官夫  
地猶域天則日仰見之不去何思雖然無以示世世  
萬子孫天地之恩因礪所伐石屬司勳熙頌焉熙自  
以故署近侯又所司勳勳如此願以石為旂常而合  
博士弟子所議於校者書于石蓋侯始下車造請賓  
客與中涓鈞禮不可則登車將反楚既而深惟播荼  
之後王人何有蒲穀必先王人是求多吾孔子也且  
所惡寺人之令為痼痼慈民害金應聲滌地耳茲巷

伯賢即禦人吾保之耗財吾息之彼瘁我矻時無中  
涓安見有禮中涓令耶廼戒伍伯毋執符引徽逮應  
逮者人立決訟牒情否情者以符連牒使自逮不至  
令三老呼之至則片言折而傳爰書讀書堂上堂下  
人知狀頭搶地驚曰吾肺腑幸襲衣裘冒閹膜見朱  
侯乃在膚革相裕之外何也簡罪發察幕理弗繇承  
發吏發而大辟訟責居亭主人狀責代書牒者戕誣  
即株卒無敢誣愿民大辟矣當此時胥吏徒隸家詬  
病其人至呼語反脣曰盍操刀布入市廉吏何可為  
也不憂鴉結乎語以赦緼猶勝赤白蓋侯所逐貪猾

吏某子甲等二十一人。梁黠徒隸某子甲等二十九人。白衣出兩觀。或搯其衣。大蠹盡而犴狴之猱孽者。崔苻之鯁噬者。引廣柳車賣弱喪兒者。鎔下金雜中金。飽三五之息者。私治西冷種鱣而虛衆笈箸者。一切引繩批根。亡疏罔所全活。下戶羸弱無算。雖痼痛不為創。而錢穀之入。令戶自委輸門外之櫝。集所分赫蹠。月一稽之。日稽六里。一月而編所治之里。盡輸納。蹠無留行。他握籌立催。不以屬胥史區賦長也。上冊王府。去魚鱗桑棗之籍十一版。獨嚴籍出入巡環。杜侵索沈汨。轉徙瓜分之竇而已。計可省上下金錢。

六千緡所收伏匿田地二十六頃闢鄭化金臺路  
楊周甌脫田地一千五十二畝置七坊蓄洩灌新舊  
田萬畝司民未傳之口二千傳之若入襁褓征之足  
當闡闡緡錢緡錢之權分別商賈如即增權不稱困  
而召列肆賈親予平直贍諸司之用無過乎減平者  
曰吾且學吾邯鄲五均之步於是地財弗滌攘攘入  
市風之過河膏雨繼渥民蚩蚩殆不知中涓有無矣  
侯為人既通明幾聖乎洞視徹聽乃疑于神手握二  
管朱墨交落牘山積蔽目俄頃而頽見庭下受事者  
與齎齎也時人為之語曰朱公判禹鼎燿謂走魑魅

云而監司端策咨政或徵草聖問子墨客卿門履交錯櫻而常寧時署仁和二印擊左右手畫方畫圓靡不如意才可倍祖珽劉穆之其踔絕如此安所不凌出人上寧問隸臣然顧愛民喜下士顏和色笑接待甚備居恒十顧熙病不一見反賜安車迺入林輿談名理甚歡當其戴星入後長庚出先啟明未鹽錙銖並參心目猶月三會遠近諸生身為大都教授授經義也已懸副墨國門洛誦之孫更師尊之輒召與鈞禮有冠仄注据上坐者色童子三千無足當甘項一顧而品所試牘五日已定牘皆評薦華渝於牘一再試得

斐然者不以幼故降等士傾心向之至忘故師學使  
者之尊焉鄉校之議諸生治易者曰師六龍之二三  
治書者曰師備九德帝臣王弼也治詩者曰赫赫溫  
溫似之治春秋學者曰衮鉞在錢塘矣行施考功治  
二戴之禮者曰倘所稱事大積焉而不苑連而不相  
反動而不相害深而通茂而有閒者非耶合其議見  
侯之大成而所由尊經者又以侯身致千金與金選  
之品絢素王之宮近匹闕里遠匹辟雖諸儂宮者煥  
乎同文尊經之閣尤焯焯隆隆上映奎壁青烏家言  
後數十年士以經義至大官者百十人其是乎因斯



以譚旌德之祠侯所標枝旗而江壖拓地之民拊侯  
胥種間特搏鐘一擊耳將應金牛明聖之瑞躋於孔  
庶列於四子之側哉諸生曰從祀未也侯幼為神童  
宰為神君神君者天神媪神合符之詞天地父母之  
謂也尚祠神君鬼谷子蓬萊伯奎宿之右而以兩湖  
留半壁釋茆興蘋惟吾子命之矣於紀其勲作祝焉  
為之歌津宮其詞曰思樂西泠明聖之符局局金牛  
叶彼騰鳧我宰我儀制南之選景燭辰阿煜流星電  
既膚既敏威如以慈况涇百藝炫擘其詞豹愛龍游  
圍靈同帝丰舉鴻章靡遺其細域矢弗加玃叢成蹊

載懸紫珍精益竅閨浩浩尔府泉亭之埒惟辟求金  
我坊其洩桂結千畝沈於歸虛雨田何由惟侯之奮  
竄則夷之實則湮之巨困資無民則賴之尔富尔媿  
毋撫毋越尊尔之經賓日朝月多士煌煌曳裾其門  
郢雪霏霏滋蕝及蓀法言則齾異言則倩我父惟師  
克明且聖奕奕新廟鳴祝播鼗侯集大成以孚譽髦  
既作泮宮冷之西矣言采其芣有江蘼矣帝命賢侯  
亦太是宅何以禮天奠茲蒼壁綠綬青紘在朝會弁  
降神于岳藏神于淵神之聽之貫墉之表不騫不瘳  
不闕于天我我貞石視岷之陽百祿千福侯世彌昌

明昭恩碑記

唐棲志嘉靖八年  
卸銳撰顧鳳岐書

吾土去北新閩五十里而遠人習市道用謀厥生先  
是司閩政者權弗遠及及之則自弘治己卯始鬻由  
下興弊緣以出甚則科索橫加告訐紛起生事浸艱  
俗尚浸薄而商旅亦往來改道矣比屋嘆憤末如之  
何淮聖繼作聿新化理乃詔天下諸權匪舊額者悉  
用釐革於是吾黨有高昇者率我鄉衆毅然白諸察  
院屬諸監司議革舊制惟我二三父兄與我子弟歌  
舞聖德爰奉詔旨登之貞珉置在達道作石屋覆焉  
圖保恒久臣銳乃敬作頌曰嗚呼我民匪利弗生匪

業則無所於利。顧茲撮土。民鮮恒產。貿易是求。患緣  
權滋浸。至失業。惟我皇上。旁燭幽隱。登極有詔。乃波  
及焉。弛禁息爭。民始有賴。瞻茲大德。戴之若天。宜有  
顯刻。昭示。臣不佞。爰志顛末。載諸下方。俾來者有攷  
焉。嘉靖八年正月七日。河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  
察司臣邨銳謹記。

鄞人陳守清修長橋成。作庵其旁。名僧守焉。庵  
前有地丈許。相傳曰申明亭故址。僧方毓患之。  
會鄉老議建是碑。捐十一金。買章氏旁近隙地。  
奉安其間。因以相易。嗚呼。僧亦可謂慮遠矣。是

日鏡又記

樓乘類編云樓鎮地當孔道居臨運河貢餉軍需差  
船官舫往來絡繹昔者嘗為官舫水手丐徒百計苛  
索民受荼毒苦難言罄賴里中先哲歷控上臺蒙各  
憲屢飭嚴禁所有優卹明文禁飭碑記亟摘錄以垂  
後順治十六年十月豁免夫役碑

節據仁和縣張看得仁邑惟塘樓鎮地處通衢  
環接六里凡袍緞錢糧官兵船艘往來絡繹夫  
役需求莫不取諸本鎮向非驛地又無站銀衝  
者代偏僻之勞僻者濟衝者之費業經前令軫

念民艱，頌刻成書，通詳各憲，刻榜恤免夫役馬草雜派等項。成案遵守，蓋有年矣。第恐日久法弛，典守更易，及旁園板扯雜項復萌。茲據呈稱，給示勒石，為此碑示本鎮六里士民，見保自行置石勒碑，永為遵守，禁止一地雜派差徭馬草海塘僉款鍋缸馬穀斲草夫役等項，庶勞逸維均，永遠無覈。須至碑示者，紳衿卓鼎等六十五人，鄉耆韓梅等十人，里保居民等十八人。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永禁更夫碑

杭州府正堂顧據夏雯等呈稱，塘棲鎮當舟經孔道

額非驛遞鋪司禍由先年屢遭裝差船頭水手借端  
擾害乘機掠取動輒鑿石榔頭重加鐵鷹嘴斧劈開  
一家婦女驚惶比鄰避竄蜂擁入室罄捲一空擒縛  
家屬莫敢櫻鋒吊鎖船頭任其凌索稍不遂意批唆  
官弁冢丁刀背皮鞭慘打及至官艙查訊如狼如虎  
無容跪稟畏懼官差吞聲飲恨冤極難伸苦難枚舉  
恩蒙前府主申請總督大老爺蒞洞悉禁革凡遇差  
船住宿水手自即鳴鑼篷內點鼓駐防撥兵捍禦民  
得安坐十有餘載祇緣當時條議失請勒石永為定  
例以致日久法弛仍蹈前轍猖狂無忌業奉分巡道

王轉奉總督部院李批仰遵給示嚴行禁飭為此示  
仰闔鎮士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有裝差船頭水手仍  
前借端橫索擾害及詳禁諸弊許地方協同防官擒  
拿送府以憑按法究辦解督院軍前重處施行須至  
示者知悉沐恩士民同立

康熙二十六年禁派民夫碑

節稱二十四年四月初三日奉前撫院趙榜示凡  
經臨奉差官員住宿水手鳴鑼吹手點鼓起解錢  
糧欵犯逃人等項仍令汛防日兵獲送巡運總甲  
不許混派民夫復檄驛傳道李加示嚴飭二埠船



頭并兩驛夫役如仍前擾害者該道嚴拿重究等  
示沐恩士民等全立故明分府門傍 宋琦沈元  
琨并有禁革夫役碑亭

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禁違例私抽碑

節稱具呈仁和縣塘棲鎮士民邵斗樞姜銓吳起  
龍黃陸峻孫士焯沈天麒吳光祖周美成等詞稱  
塘棲路接嘉湖旁達四鄉人民稠密貿易繁多相  
距南北二閩六十餘里亘古以來從無設務抽分  
詎意三十三年間地棍童漢英勾通南閩白役徐  
子佳計茂先私抽海關稅過段木鄉民斫伐一竹一

木以為農具無不索詐致材鋪張國藩等控縣蒙  
廉縣主張審詳禁革在案乃今正月間根蠹朦誑  
閩主差徐坤拘拿張國藩王玉卿等致張國藩具  
控撫憲蒙臬司轉發理事廳審看以塘棲向無  
抽稅之例况離海閩不遠似難重科即現今陳南  
閩利弊一疏請徵海運溫夏巨木及湖州竹木一  
例抽分奉有看照現行例行之旨則准重徵海運  
之巨木已可概見詳院如詳發落王玉卿亦上控  
撫憲營送憲天審請永禁勒諸貞珉已蒙如詳物  
不由閩地經納賦勒石永禁在案中畧為此環籲

將王玉卿張國藩詳憲禁革情由叩請飭縣援例  
勒石奉批仰遵憲批一律勒禁給等因奉此合行  
勒禁云云塘棲鎮沐恩紳衿鄉耆士民材鋪人等  
全立資慶院內

康熙三十五年禁入山抽稅碑

左起山吳道子像碑陰刻仁和知縣張告示

康熙五十一年患區蠲免雜徭碑

畧節稱據本縣西北患區七八九十都圖里遞徐  
張韓盛沈等呈詞有得西北患區接壤天目險塘  
歷被水傾桑田盡成池沼民受其殃久矣先年原

有官銀後因裁革議區民自行捐修雜徭奉免載入全書遂成定案緣今派築險塘業經詳明請豁

區民猶慮雜差概及因遵舊制是以呈請勒石永為法守等因中畧奉批示免勒石永遵為此碑諭

各里人等嗣後該區險塘如遇傾圮居民自行捐資鳩石修築毋致疏虞其一概雜派差徭各經承差役務遵憲禁不得矇混滋擾自獲其咎云云碑立縣署二門後因墻傾碑倒於道光二十八年十

二月重行鑄立

碑為北溪孟鵬書  
小楷頗極工整

案此碑今已不在縣境然闔於患區故實該區人

士以拓本見示錄之

節稱竹木報稅部則甚明難容越漏至於民間山  
場所產竹木砍伐自用者莫不由闔地經納賦則  
無用入山巡緝致地方好事棍徒借景生端也既  
經審無需索情弊如詳勒石永禁之云

康熙

三十四年六月

明唐棲放生社碑記

唐棲志萬曆中卓尔廉撰

唐棲為杭下鄉當孔道初郡人受劉公仁覆恩將報  
政開西湖德生社祝之下鄉之郡有心者亦欲立社  
放生以祝公焉公蒞三載總九邑端居平政露冕行

春農瓊褐民登諸席間猾胥黠吏如行冰上一切待士馭人布馨除慝俱有口碑乃公救人一念出于至誠當歲凶公首捐清橐易米賑飢乘筍輿逐戶勸施龠合必準黎藁必察使無蘊年匿財之弊用王元建李仲休議立寄免廠置領媪收道塗棄兒日給米三溢數月育踰千人公之生民於荒政更著唐樓支流也盜賊縱橫昨歲冬春公密捕無遺種盡法勿貸此輩謂乘時起可得志向非公蚤謀治之此地幾殆公以殺護生性智平等尤吾鄉所欲私得祝公茲土以為勸也諸有心者乃於佛成道日與公誕辰易所漁

獵而置于庭。香花供焉。梵唄宣焉。舉而祝之。上飛天下戾淵。有意之魚。能言之鳥。橫行之蟹。時卷之螺。順逆同歸。飛泳各適。公心油油然。羣生躍躍然。鳥獸禽魚熙熙然。否愿消而怡愉滿。不稱吉祥善事哉。

清棲溪講舍記

在唐棲光緒十五年  
仁和知縣高積勳撰

全椒薛慰農觀察守杭日。嘗於會城之東。改沈庵為東城講舍。俾杭州府仁和錢塘二縣。輪月課士。而仁和所轄之唐棲士子。亦與課焉。然相距五十里。負笈至者恒少。余下車之明年。唐棲士人請以鎮東入官之馮庵。改棲溪講舍。并議立規條。籌經費。呈請於余。

余以地方善舉而董其事者皆正士也。許其請，并為之詳大憲立案出示，以垂久遠。經費不敷，復捐廉以助之。詣其地，率士子行釋奠禮。定月之初八日，官課二十三日師課，以為率。余維唐棲當前明時，若邵康僖、鍾忠惠、丁方伯、西軒、沈御史讓亭、胡中丞元靜，皆以政事經濟鳴於時，入國朝而徐勿箴、沈端恪之理學蔚為傳人。其三世以明經稱者，復有卓氏之傳經堂。流風餘韻，至今不衰。故讀書之士，較勝他鎮。特科甲之盛，微不古若耳。然則講舍之設，烏可已哉！夫士為四民之首，培士風，端民俗，守令之責也。有此講舍，安



知數十年後無政事經濟明經樂道其人哉科甲云  
乎哉而棲溪講舍之設洵足與東城講舍同垂經久  
矣其由馮庵改講舍之顛末及屋廬田畝例得由監  
院事者誌之於碑論以告後來者足為記十五年某  
月日

古雲錦亭記

皋亭山志稿乾隆壬午春毛先舒題詩倪鎬撰記葉  
維新書鄭錦雲刊孤亭山半敞晴雲扶杖登高日又  
曠萬樹桃花紅未了千畦麥葉翠難分高標元氣峰  
頭集下界疏鐘靜裏聞五百年前往事手攀荒蘚讀

遺文毛先舒題

殿之西南隅向有亭高峙自明季隳圮雖遺址隱約尚存而名義則杳莫可識嘗即其地東向眺望但見蒼海茫茫浩渺無際而無可擬似惟當曙色熹微朝陽初見則朱霞天半綠徹雲衢粲如蜀錦竊欲以初陽名臺重為構葺而病未曲盡其景色偶披邑乘得前雲錦亭額及毛君詩然後歎古人之善為形容而先得我心也爰冠以古字勒之於石并建亭以還其舊云

乾隆壬午春王月卅世裔孫倪鈞謹識

清橫潭遂初草堂記

唐樓志順治十七年庚子徐士俊撰

橫潭遂初草堂踞樓水之南遙瞻鼻亭黃鶴之翠微

近接起峰臨平之清靈窗檻之外俯臨溪潭芳杜為

鄰菱歌互答中植翠竹絳榴桑柘四圍頗饒野趣從

橋南白板扉入曲徑逶迤小樓矗起顏曰半庵蓋張

子有道之寓言也庚子端陽後一日余從京師歸主

人招予坐斯樓酌以旨酒因即席賦詩云修竹藏千

仞高齋署半庵携將午日酒來看晚晴嵐仲蔚蓬蒿

隱玄真漁釣叅故人此相聚榴火照溪潭張子樂之

為余言碑石已具惟俟文章以垂不朽余愧非弇州

山人安能不朽人恒是草堂去。敝廬咫尺可與朝斯夕斯。並稱桑梓。當時蔣詡開三徑。僅許故人求仲羊。仲往來似太枯寂。張子當推而廣之。或賦詩談禪。嘯傲此中者。不止香山之九老。廬阜之十八高賢也。草堂主人其以予言為有當否乎。計所費約五六百緡。攷其歲月。則自戊子之秋。初迄於庚子之春杪。可謂一片閒心。勞勞於丘壑間也。昔人謂不聞巢由買山而隱。殆不其然是為記。

清傳經堂記

唐棲志康熙五年吳綺撰

苕霅之東百里環山而秀迴水而清桑麻平野閭閻  
輻輳曰塘棲固杭湖兩郡接壤而南北之孔道也塘  
棲之西有廣濟橋里名長橋水陸絡繹橋之西遼廓  
平曠蕩若無外有樓觀亭榭縈帶騫騰者卓氏祠宇  
在焉其堂曰傳經為火傳氏天寅祀其曾祖父入齊  
蓮旬葑洲三先生屋後乃瀦泉為池挿竹作籬松柏  
花石旋拱其際堂之傍更為三楹曰只是讀書池之  
中有亭曰水心雲影循池南方闌為廊如帶曰且喫  
茶昔董宗伯公思白所題也廊之南有亭曰泠泠未  
風更轉而陟數級以上曰相於閣葑園先生因閣有

詩火傳因而屬王吏部西樵題之南可眺皋亭黃鶴  
西則武康封禺諸峯皆在目焉閣之下小構數椽樹  
以桐陰曰無事此靜坐入齊先生舊額欲其燕居默  
復端坐凝思遠廊數武畧以短垣曰橋西草堂其上  
以貯三世遺書下以俟子孫講讀其中余顧而樂之  
水之流者若藍若鏡若練若縠山之峙者或伏或驚  
或盤或踞以至危樞勁櫓之往來漁歌牧笛之互答  
清風欲生翠烟自留斯皆卓氏之偉觀歟雖然卓氏  
三世皆一代大儒入齊先生榜學採濂洛一經自怡  
蓮白先生發之名重天下負巖奇歷落之致蓋淵先

生人月以未遇早逝世謂才命並同長吉迄今鉅公名賢無不知有三先生者今火傳名又大起二子允域允基皆克繼家學斯地而有卓氏之祠山將益秀水將益清矣火傳為余言自垂髫喪厥考母孺人丁氏苦節三十年以長以教俾子若孫底有成立廟先人即世時憲司允南浙紳士之請為建文人祠未果成康熙元年母週一甲子諸紳士復上母之行於三臺三臺檄學使者旌之曰節孝未幾母見背令於斯堂立三世主於上歲時蒸嘗淒然風木之餘悲愴然音容之如在不知涕之泫然也嗚呼聆火傳之言見

火傳之苦心可謂孝矣。昔長白之山以范文正公而重，濂溪之水以周元公而重。今卓氏子孫式其祖訓，益懋厥德。凡文正之相業，元公之理學，皆可自致四方之士。過其門牆，必將太息曰：此卓氏三世傳經處，而其家學復淵源如是。益低徊不去，贊美弗絕者，豈第如余之今日哉。乃為之記。時皇清康熙五年歲次柔兆敦牂律中南呂之月，湖州府維揚後學吳綺。

西溪山莊碑

康熙二十八年高士奇  
錫御製詩章並謝恩表

康熙二十八年歲在己巳二月十日聖駕臨西溪山

莊御製詩一章

花源路幾重  
柴桑皆沃土  
烟翠竹窗幽  
雪香梅岸古

復蒙書竹



窗二字賜臣士奇竊臣一介豎儒累叨拔擢備員紫  
禁出入丹青異數頻仍史冊罕覩乃者首春時邁慎  
簡從官臣獲廁鵷班恭隨豹尾行惟嚴衛宣對無時  
御躬遄飛瞻依在咫尺至如蠲租賜復察廉懲貪隆武  
觀文赦過宥罪威秩逮於禹陵展視踐於明壟湛恩  
媿德蕩蕩巍巍臣恭扈從霑榮珥筆此真不世之寵  
光千秋之曠典也臣去家二十七年内直十有三載  
每懷孫綽遂初之志未賦陶潛歸去之辭舊業西溪  
荒蕪已久况一椽容膝半畝安身即或臨眺偶過烟  
霞可賞譬彼羹藜飯糗莫喻大庖刈蒯漚麻詎方纂

繡豈敢冀至尊之垂盼。法駕之辱臨。我伏維皇上五  
教敷洽。時厯其咨。萬邦懷和。尚殷清問。山光瀟翠。不  
駐鸞車。湖水拖藍。未棄鳳舸。顧於觀風。問俗之餘。不  
憚涉澗。披榛之舉。止七校於橋外。鼓一棹於溪頭。臨  
幸荒莊。真誠隆遇。梅含殘雪。驚御飄香。竹冪深陰。當  
天忽霽。桑麻雞犬。都被皇仁。水石林亭。均霑帝澤。登  
樓延賞。臨沼清吟。睿藻繽紛。宸襟遐暢。寵頒二字。嚴  
穴藉以增輝。恩沛五言。闌檻因而改色。驚花亂點。馴  
鳥平飛。村墅周迴。父老歡聞。竊嘆池臺左右。風雪倍  
覺。照人翠輦。雖旋祥烟不散。自昔鑑湖一曲。妙奉巡

遊西塞半灣未瞻函簿具茨在軒皇之駕河上屈漢  
帝之車以古方今光榮懸隔惟有感激徬徨誓摩頂  
踵仰答高厚於萬一而已臣謹將御製詩章伐石恭  
鐫昭茲未許復將皇上駐蹕之亭勒名宸覽以紀不  
世之過云

唐皋亭神祠碑

寶刻叢編于僧翰書杭州府志潤州有尊勝經咸  
道五年于僧翰書則此亦唐刻也輿地碑目作牛  
僧孺書乾隆府志于牛二碑並收今刪存一

宋臨平山白龍祠碑記

艮山小志寶祐六年立僅八十餘字可讀蓋為謝緒所撰也

淳祐丁未以旱苦上心焦灼靡神不崇特遣使詣祠下禱雨少頃甘澤霽霽上甚靈之復遣降香寶祐丁巳閏雨尤切復遣車騎馳禱尋雨止上為勅一門榜曰廣濟明年春復不雨上遣使詣祠拜禱復應禱

宋法華山重修東嶽廟記

西湖志在廟內寶慶三年劉禹撰

望秩山川者有國之常典致敬鬼神者先聖之格言自唐虞三代迄於我宋徧祀五嶽之禮尚矣然大而

郡邑小而鎮市獨建立岱宗廟貌凡水旱疾疫必禱之何哉攷之道經謂五嶽受天明命咸有職掌而生民之壽夭窮通死生禍福咸係焉及採諸世俗之流傳謂靈響之卓卓在人耳目者今行都之湯鎮西溪之法華山者是也夫以岱嶽之尊位冠帝王儼極於天建祠而事之者一也何獨於此顯神異著昭格耶於乎列宿森布斡旋元化故天以不言而成功列職分治宣布政教故王者恭己以仰成今岱嶽總四海九州之衆係掌握覆庇之下則分司列局默有神物統攝而經理之賞善罰惡炳靈斯世亦如列宿之垂

象於上天臣工之贊襄於王者爾則聖迹之著又何  
疑焉惟其聖迹之既著故士民宗奉香火不憚道路  
隔涉咸萃聚而奔趨焉法華一廟去都城僅三十里  
歲久漫漶頽毀殆盡而士民之歸嚮者不改其故始  
蒙寧國王先生化緣修換正殿柱木繼有居毗祝松  
年捐金塑嶽聖像整輯廊廡神物厥後因卧病日久  
其家密禱於廟是夕松年夢至其所受神人告戒許  
以募緣增剏修復既寤厥疾頓愈亟以其事白之東  
屏閣李侯密侯自嘉定甲申仲秋少師大丞相樞使  
魯國史公洎都提舉太尉王公受顧命定策委之奔

走迨成功迄事幸無曠失常懼無以仰報君相之恩  
一聞松年是請默有所感欣然領畧施錢三十萬具  
疏倡率因是人皆樂施起於嘉定甲申之九月成於  
寶慶丁亥之三月跨歷三載工用畢備上而棟宇簷  
薨下而衢陌街石几案供具之屬色色整辦創立祠  
宇者四以奉祀等神鑿井汲泉施療病者總計所費  
踰數萬緡規模制作悉增於前蓋神之欲興於斯地  
也必假夢兆以警於人今復以誠應之則神之施報  
將有大造於我者陰相默佑上扶聖壽齊箕翼之長帝  
業鞏山河之固重臣鈞筭與國同休農民安堵於犁

鋤邊境息聲於桴鼓則斯廟之建相為無窮而至於  
億萬斯年者述作者之至情也宋城劉禹謹齋沐而  
為之記

明重修東嶽行宮碑記

西漢楚隱志嘉靖四十四年  
郎瑛撰 武陵訪碑錄陳洪  
書

泰山五嶽之長也王者受命必告岱以祈永歷代封  
禪必登祭以報功是以天下崇奉而吾杭錢塘適當  
東南廟居三焉一在邑中吳山一在郭外八盤嶺一  
在法華山法華去城三十里人心趨向於此為最祈  
壽者往焉招魂者往焉追遠者往焉雨暘不時惑於



天疫癘災傷尤於怪皆赴訴而禱之至於暮春三月  
發育盛矣干寶以神之功用著為誕辰民俗因之以  
賽會杭民執帛進香趨廟而絡繹道路者昏夜無休  
焉士有疑曰岱宗載之舜典明矣不崇朝而雨天下  
見於春秋傳祈雨暘者理也祈壽逐疫招魂追遠假  
死生利害以惑衆毋亦溷於淫祠之類歟余曰非也  
岱在風俗通曰上有金籙玉策知人年之修短博物  
志曰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雲笈七籤曰青帝治東嶽  
考校死魂鬼神之所故凡奔走乞哀者有由來也淫  
祠云乎者又曰三廟獨崇於法華何也余曰昭靈貺

也觀其湧泉以療疫假夢寐以募緣載之碑者詳矣  
自宋至今五百餘年而廟貌益隆豈人力之可能哉  
今年三月余往謁之見宋碑露於日下召祝鄭仕成  
語曰石久困風雨壞無日矣即蔽護之可也明日適  
當會期轟然碑碎衆方驚駭祝曰昨郎丈固已言之  
矣是何驗之速耶時共以為異一人曰是神欲顯靈  
而更新之也一人曰必緣前郎丈秉文事者也神其  
有意哉又明日祝來言其故乞文彰之予以前言偶  
中耳夫何能文辰餘祝又乞曰碑之毀也不傷人神  
實司之先生其無靳於言以昭靈異予憮然曰明皇

東巡適廟壞而阻行。光武渡河，隨人言而冰合，帝王之所以一進一退而成其名業者，天固為之，實人成之也。是役也，神若啟予，予敢負於神，負於人也哉。於是述其顛末，命孫男廷玉買石鐫之，衆信樂助為亭以護。時嘉靖乙丑冬至日也。

清唐樓新建東嶽廟重修義塔合記

唐樓志康熙辛酉徐穎撰并書

向者予讀書省城在吳山之東嶽廟危樓數椽不蔽風雨，時游廊廡間，觀神奇鬼怪，猛獸毒物，刀山劍樹，種種刑具，非人世所經見者，竊意東嶽人所受生之神也。而旁列其像，若此將使人惕然於為惡而死，則

必受冥戮。雖神不得而生之。所以勸善而懲惡歟。居廟之內者。往往於夜深見神旌旂輿從。出入殿庭。又時於兩廊。隱隱聞哭聲。謂神之靈爽使然。一夕予書平日戒誓。告於神。齋戒沐浴而宿於殿之側。夢有人云。神今日公出。次夜夢神自外來。列炬煌然。神顧左右。問予姓名。告予數語。覺有驗。越數歲。過吳山而樓已不復存矣。為慨然者久之。塘棲去省五十里。地當要衝。民居稠密。多古剎。而未有嶽廟。數年前沈子大生倡其事。郁君開先捐金五百。衆心競勸。爰建廟於鎮之西。偏有靈應。其對峙於河之北者曰大善寺。寺

旁義冢久荒墻垣傾圮王子德徵獨任而修之為普同塔者三是時予在京邸未獲從諸子分其勞助其費去年歸見三塔隆然而重固仰瞻嶽廟棟宇聿新規制合宜又引水鑿渠覆石橋以通往來資慶院人皆鼓舞深歎諸子之力於為善也因有感而言曰生死之係于人久矣哉古者名賢碩輔必應其山川之靈氣以生其死也有功德於民亦得與名山大川之神並列祀典及夫庸流俗子生無益於時死則泯沒已爾其下者或死於水火盜賊流離凍餒填委溝壑行道之人心傷之有仁人長者歛其遺骸而瘞之義

冢斯亦幸矣。得無疑。若人之生平。其行事者不合于神明者。雖冥冥之報不可知。而今已不得考終命耶。然則世之人。果能存惻隱之心。而無失受生之理。力行孝弟。廣修陰隲。休聲著於當時。令聞垂於不朽。必有為鬼神所眷佑。而錫以多福者。其推致之術無他。即此建廟修塔。一念察識而擴充也。其善且及於天下後世。豈特一鄉之頌其德已哉。聞者以予言為善。遂書之石。并載同事諸姓名。以為來者勸。時康熙辛酉秋七月二十五日也。里人徐灝謹記。

明金龍四大王碑記 在安溪

自泛舟之役興而城邦溝通江淮迄秦漢來執漕國  
都歲計仰給當時若鄭若桑若裴鑄咸議開河渠通  
漕漢漕繇山東唐漕繇江淮宋則運道凡四路而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輸運率役民丁  
至我國家長運特仰給於河而役夫皆兵沙梗風湍  
歲以為志四百萬軍儲舳艫銜尾兩兩而進歷數千  
里始達京師緣是漕儲為命脈河渠為咽喉兵夫役  
卒呼河神為父母蔑不虔戴而尸祝之壬戌冬余奉  
命督漕儲職隸度支實與水曹相表裏偶詢土俗知  
河神謝公為錢塘孝女里人出東山之派生宗季幼

靈穎丰儀韶秀。遇事變不阿。英挺卓立。耻事元代。自  
沈於河。居然懷沙。湘纍之慨。忠憤未舒。尸逆流而上。  
遂為河神。而著靈於河。河之濬。朱旺直沽。在在廟祀。  
馬。世宗穆宗朝。金書玉宇。煌赫山川。慰諭欣格。神之  
聽之。省自耒矣。乃錢塘為神。桑梓鄉神。棲既奠。而貞  
珉闕焉。是神之福國惠民。代有褒秩。而无一言。以志  
不朽。謂崇祀何。余尤念厥祖安石公。於新城築埭。後  
追思名為召伯埭。豈召伯之仁。猶及土壤。而神之庇  
河。更不逮文靖耶。謝生君錫。神十四代孫也。世籍里  
中。祠墓无恙。撫茲松楸。有餘慕焉。請余為記。因為記。



其概神諱緒行四金龍其封號也。里有金龍山為神得珠玩龍處。抑亦傳聞。故老云。爰系之銘。銘曰。龍山蒼蒼。維神之梓。茗水湯湯。靈旂風雨。馮夷輯怒。黑帝弭耳。漕道孔殷。國儲咸理。神其遐蔭。永寧祀宇。

清重修金龍四大王廟碑

光緒十年浙  
撫廖壽豐撰

金龍四大王廟。徧祀於黃河之濱。大抵為護祐糧漕。朝廷降御香。崇封號。加禮勿替。軍興以來。江浙之漕。半由海運。而漕制如舊也。壽豐前督浙江糧儲。因念漕之自出。必賴歲稔。杭嘉湖三府。田踰億萬。欲免偏災。當求水利。天目之山。茗水出焉。水挾沙礫。或滂或

乾歲均無以稔也。光緒十年甲申春，請於前撫軍劉公，撥所部疏治苔溪，冀收蓄洩之效，以為水旱之備。嘗臨視苔上，有所謂安溪者，實王之故里，祠墓在焉。里人仲教論學輅，丁大令丙佐理濬溪之暇，言及王之祠墓，雍正朝奉賜帑營建，再遭兵火，祠圯墓荒。方規興復，會錢塘張朗齋中丞以巡撫治河山東，感王之靈，河流順軌，捐俸入告，願葺王之里祠。時苔水疏濬已竣，中丞書抵兩君，相與鳩工庀材，經之營之。既復廟貌，更封神墓，祠旁祀王之先世，號靈惠廟，亦併新之。工費不足，則丁君任之，仲君且纂祠志以永其

傳二十年甲午春壽豐恭承恩命來撫是邦兩君以肇修是祠實起於壽豐之疏治茗溪因請為記余維禦灾捍患於禮得祀王始以懿威殉國忠烈炳著並峙張陸其後恒顯靈異護漕佑民自明以來迭加褒崇至膺王爵之尊迨及聖朝尤為崇奉列聖錫封前後至四十四字之多宇內神祇未有能並之者矧蠻昭明超軼前代自非威靈丕著曷克臻此安溪為王生長之鄉體魄實所憑依自雍正迄今百六十餘年人和歲豐重新墳廟瞻榱桷之嚴翼蔭松柏之鬱茂頽廢改觀煥如赫如吾知王在天靈必更能保佑吾民

雨暘無愆伏之災。帆樯獲順流之助。奉事之嚴自宜。較淮河諸廟為加崇。壽豐重蒞茲土。仰王之忠烈。感王之威靈。幸二君不憚勤勞。恢復舊蹟。神妥其靈。民邀其福。壽豐疇昔之志。亦於是得慰矣。是為記。

神之封號自順治二年至光緒五年。為顯佑通濟昭靈效順廣利安民惠孚普運護國孚澤綏疆敷仁保康贊翊宣誠靈感輔化襄猷溥靖德庇錫佑四十四字。明天啟間神有護國濟運封號

又有雍正六年錢塘知縣秦圻置祭田記。雍正十年錢塘儒學祭田收支規則碑文見金龍四

大王祠墓錄

明閩壯繆侯廟碑記

唐樓志在里仁橋萬曆中卓尔康撰

盖宇覆之下皆氣所塞順之而為河嶽為日星激之

而為長虹為掃彗皆是物也人完是氣者生為豪傑

死作明神焜蒿光怪自耿耿天地間無古今無遠近

無巨碎不可磨滅天生閩侯以絕倫軼羣之才周旋

先主志恢漢室每自誓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即此

兩言貫於神明矣當其為前將軍假節鉞而攻曹仁

於樊也降于禁斬龐德梁郊陸渾之間咸受印號威

震華夷曹瞞議徙許都以避其鋒雖賈志不遂而此

氣魄何可銷也。即今千三百年上自邦畿下至鄉閭  
村巷率供侯像而事之。無論往者土木之現鹽池之  
戰靈迹甚彰。即兒婦童孺腹痛許語亦必禱之。輟應  
如響。侯何以洋洋如在。長與人周旋也哉。或曰古來  
以法勤民以勞定國者固不乏人。豈皆無氣者耶。何  
獨神在侯也。予曰均之氣也。順而訖則散。逆而激則  
留。不見夫瞿唐三峽也。耶水與石激而澎湃。跌盪之  
勢遂成。終古得時而駕者。道秦辰逢。功成事遂。吾志  
可以無憾。氣即平焉。故以黃帝為首物。聖人而記有  
澤百年數百年之說。計其一靈之所耿耿三百年止。

矣。以侯雄才大略，籠罩一世，而為阿儂傖父如糜芳、傅士仁輩所算誘，使結髮誓師之志，竟不得展，豈不恨哉！一點丹心，化作人間之香火，滿腔熱血，結為塵世之因緣。固共志氣激揚，有不能自己者也。蓋予歷覽古今人物，惟宗岳武穆經營中原，兩河豪傑響應。兀朮烏陵思謀，惟侯岳家軍未即降耳。其氣勢不減于侯，金牌召歸，志不得遂，亦與侯同。而武穆于今，神氣恬然，不若侯者何也？武穆曰：如我拒名，是飛自先反。蓋武穆為高宗所制，引服于臣義而不辭，故視死如歸。侯為仇敵所陷，忿鬱于出師而先死，故英雄不

泯此其所以異也。或曰：侯讀左氏春秋略皆上口。翩然為文士大夫。而又慷慨忠勇。意氣激昂。乃屑屑與人斷休咎。判從違者。毋以瑣歟。予曰：唯唯否否。古之聖人多在醫卜之中。假使先主一統侯。當與武侯為左右相。其所張施條教。不過除惡長善。一洗漢季之習而已。今不得志而死。為明神以長一方事。為之教問焉。以占拒不正之求。應有謀之請。其所以利濟天下。宏益斯人。又何殊于耳提象設者乎。且翼德不恤小人。而侯善待卒伍。其出軍圍樊時。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恐不得還。則其信讖兆而諄諄。



然好與人作緣者亦侯性所自具也又何疑乎唐樓故無侯祠萬曆某年里人周某創之今年周君子復謀鼎新焉祠成而乞予一言予不敢以不文辭而為之記

記中周某及子不詳其名民國三十六年秋重修是廟見梁上刻有周尚義及信女周俞氏三男耀宗字樣乃知周某即尚義其子名耀宗

明英濟張侯廟碑記

唐樓志在閩廟左卓尔康熙

西水故有英濟張侯廟嘉隆間侯祠遍江南予里則王父見齋公創社十二人一輪每年設歌舞以樂之

爾時候故作光怪人稍不敬必有影響與像以歸。輒重不可舉殊足異也。踰二十年而祠毀于火已稍稍修飾而前樓後寢尚未備。今年僧照蓮欲葺完之。謁予為記。或曰侯祠非故也。子奚說焉。予曰不然。以功勤民以勞定國者例得祠。此舊典也。功令每郵聚處必立土社神祠為民祈年而民因以醪飲其中。共為歡樂。西水一市鎮也。吳越孔道。商賈縮轂。四方以舟楫來者實熙攘焉。弘治中漕儲法定而江南綱運者俱直達京師。水道通而神謀盛。一時河淮如金龍。四大王者主盟其間。而侯亦與為呼吸焉。吹則波立息。

則鏡平長年三老束手無動而惟一二靈祇是聽不亦盛哉。侯為越人以習水起家生為義士歿為明神而予里人多行商遠者千里近者百里無日不與波濤爭固宜利賴于侯不淺而欲崇報無已也。禮時為大順次世盛重農則土穀神祠為政世衰逐末則行神水官為政時異法殊不可概也。昔五祀冬祭禮記曰其祀行白虎通曰其祀井禮家以為傳聞異辭紛紛致訟予曾議曰古者道路未通民居其國不相往來士無百里之交故民間止當祀井周衰戰國並起叩閭抵壁日相馳騖故民間亦當祀行二書蓋兩見

於記時事耳。今天下又不然。方軌八達。行盡如馳。三山四海。起于足下。即匹夫一介。無不當祀行矣。然則予里中所以祀侯者。烏得為非正哉。是為記。

明沈祐重建土穀神祠碑記錄海寧志稿

神三。主曰禹。秦二王。相傳謂禹。秦神之姓。王神之封號。禹。湖州烏程之紫林村人。秦則本縣臨平人也。同仕於東魏。失其名與字。并所以受封之故。且不知何以廟食於此。史籍不載。後世無所考據。不敢強贅云。

清厲鶚西溪天曹廟記

見府志。廟在留下。

杭郡西七十里有縣曰餘杭萬山環其郭大溪截其野溪源自大滌東西徑天目錢塘西溪當其下流鄰邑其壑鄰民其魚維神生有漢熹平中來令茲邑乃度溪南地築塘以瀦凡三十里西北建石牖以瀉於溪號曰南湖民懷其德立廟湖上後唐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而西溪民亦為廟祀今俗謂天曹神是也西溪俗以二月十五日為神降日鶚惟麗道元注水經於漸水下詳神防水且有移築縣城之事歐陽永叔修唐書地理志於餘杭下記歸玳開湖築甬道因神舊迹神之功德昭然簡策久而愈光非故老傳聞

之比。並以告後之祠事神者。神陳姓。諱渾。

重修望洛山廟碑記

嘗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故成由天定。事在人為。或謀而不成。謀或而即成。係於天而尤係於人者也。我鄉望洛山巔。向有五聖尊神殿。以及佛殿。鄉人祈蠶。無不靈應。自咸豐辛酉年兵燹之餘。僅存廟貌。住持無人。至同治年間。幸道士劉至虔者。出家於計壽山之昇玄觀。稍有餘蓄。來住望洛山頂。塑像裝金。重修廟宇。煥然一新。至虔性情樸實。清靜持齋。採樵度日。勤儉積餘。添購山巔土壤。歷年續置。至今殿宇之外。

連界之山。綽有寬閒。我等同人見至。虔有此誠心。不可不表其善舉。而嘉其心力焉。為此公同酌議。稟明唐棲巡政廳李公鴻勳。準此續置之產。一概植以石界。誌以字碑。若至虔羽化後。繼此任持者。只許採樵資用。以佐清修。不准變賣山畝。以毀善蹟。倘有徇私。唆賣。盡貪圖擅買者。小則公議懲罰。大則鳴官治罪。其盜買之產。仍斷歸廟中管業。恐後有變。更公立碑。碣。俾天助人興之舉。名垂金石。千秋永峙。不朽云。

姚遵憲

金載勳

沈鳳喈

張序三

周元相

沈于遠

宋時雍

徐培生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孟秋三月日里人立碑。

德清 朱蒂鑄字

明德勲祠記

唐棲志在鎮東一里嘉靖四十五年胡松撰王本書王正國篆額劉叢立石

距錢塘五十里而近地名唐棲距二里而近洲曰德勲萬矣嘉靖辛卯四月五日洲民有曰朱二老者忽夢龍神會迎一莪冠絳衣巨人駟御甚都曰此司馬相公也朱二夢中因誦積金積書積德諸語遙睇而拜之首抵地而寤起詣洲物色之則見有官舟泊水澚問舟人為誰曰翰林徐公也曰奚適曰左遷延平理官何名曰階朱二怪以語鄉人置之更三年公入



是省學憲未二十年晉陟台輔勲德赫奕功塞寰宇  
朱二之夢亦奇矣哉公門人呂需輩數人荷公德教  
深厚思與其鄉後生永永尸祝則相與經營結屋數  
楹洲上因以徵靈著異傳示無極以狀告予予惟  
今崛起里巷之士所至纔或一命至再口或碌碌無  
甚踰人乃神鬼仙靈往往有為之開先示兆豫以告  
人者矧公勲德巍燁隆盛陵跨古今若與朱二之夢  
則亦奚足異者獨司馬相公之口口龍神口許隲人  
品則近之乃其所處之難易則予不可以不辨也夫  
温公承熙豐紛更之後天下雖稱多事然天下公論

猶尚昌盈而小人未敢深肆網紀。蓋秩然任口一也。葛法如常平轉盤茶鹽諸法。未盡壞於蔡京諸人之手。如建中宣政而後之甚二也。豐亨豫大之說。無有敢倡言者。而端人君子之在高位者。並時勵翼。則有若文公寬大。呂公晦叔。韓公持國。范公堯夫。其在中外庶位。則有若傅堯俞。蘇子容。劉摯。范淳夫。蘇子由。兄弟與王覲。王存。鮮于侁。常安民諸公。至不可勝數。相與夾輔。巨襄無撓。掣矚三也。若公所履覲。則當前人濁亂大壞之後。海內耗盡。幾不可為。邪黨熾然。中外盤据。專務培擊。善類君子之存者無幾。存者多。

孤孱舊法雖未盡變而因緣票擬暗壞陰口已大非  
祖宗盛時之舊矣公與溫公所遭其難易不有間乎  
惟公天質明睿自其少時已與陽明門人某等游學  
直窺本源而遠接命世之孟氏以上溯於洙泗故其  
道委蛇變化而不詭於正其心艱難巖崎而能通乎  
人以至逆折曲防於事機之微而弗至口口口遂陰  
求天下之善人端士口滿中外甚或造膝密薦而不  
令其知其潛移默斡夙夜宵旰所以陰培社稷宗祏  
之基命而旋轉圜極方輿之運功同再造蓋有非世  
人所盡知者歟公與溫公之所為異也而其本則繇

於深見萬物一體之意而以為己任真若有痼癩厥  
身不容自己者噫嘻此其旨微□□矣余既以塞呂  
子之請而因告天下後世之士知慕公業者必求公  
之學而學知學公者必見夫萬物一體之意而以為  
己任而後可於戲世之君子其尚有味乎余言也歟  
嘉靖丙寅仲夏之吉兵部侍郎劉畿立石

明唐棲卓氏家祠碑記

嘉靖乙卯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  
殿太學士八十一翁餘姚吳本撰

奉國將軍南州朱多炆書丹工部郎中嶺南歐大

任篆額

於戲此棲豁卓氏家祠也卓故有祠在市居之西嘉  
靖乙卯燬於倭三十年中寨寨未有復者即有祭而  
宗之人各設奠於其寢下其適孫光祿澂甫君憫祠  
闕則子孫胡所瞻依春秋享祭罔歸一甚非崇祖敬  
宗之意乃獨仔肩之得地於鎮東小河之澗菴祠宇  
標棹楔規模宏麗以至祭器裳衣靡所不備蓋澂甫  
於先世邱隴石目十五圩朱頂峯楊山之處舉傾囊  
增葺之毋靳色可謂賢而知所卒矣祠建始於是年  
四月凡八閱月而落成謁余請記澂甫嘗從余游檜

知其楷範往哲力行古道所交盡賢良豪長者矧鄉  
評月旦無可擬議則其人果足稱哉尔卓子孫當念  
數甫今日獨搆之心世守是祠毋令廢墜春秋之傳  
永勿替亦尔子孫事也余素慎許可迺以耳目數甫  
事令勒之石為卓氏世世子孫告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一

藝文二

碑碣二 金文附後

唐龍興院碑

淳祐志景龍四年盧季詢書在臨平鎮

玄覽法師碑

集古錄唐工部侍郎徐安貞撰褚庭誨書開元二十三年在臨平華嚴寺政和七年移入神霄宮

師姓褚名覽兄無量舒公也為開元侍講歸觀鄉國太夫人旦期頤法師昆季晨昏之地說法而已銘曰法遠乎哉興或共住得自先覺亦由文句文不在茲



教有真傳弘是像法能詣實趣伊人謂何聞道則多  
如海廣大如山峩峩心猿既伏隙駒云過惟徒是頌  
焉知其他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八月徐安貞撰猶子  
庭誨書

安平院寶幢碑記

兩浙金石志在臨平鎮大中十四年正月立陸弘  
書凡八面行書各九行行三十四字字徑九分高  
五尺二寸面廣八寸下截八面刻年月及捨錢人  
名惟年月一面存原刻餘為宋人磨刻修造題名  
詩紀空處尚有字迹可見宋龍德五年天禧二年

紹興三十年皆重修第六面刻僧志圓七律詩一首

唐大中庚辰正月廿七日建白當造幢陳丹都料弘農楊崇吳郡陸弘書鑄徵事即前行吉州廬陵縣尉張襲慶一千文前饒州主簿夏從師捨錢一千文范隋捨綾一匹白當功德主宣達

案宣宗於大中十三年己卯八月崩庚辰為懿宗咸通元年大中無十四年庚辰宗天禧紹興兩碑亦云然所不解也

宗天禧二年安平院寶幢碑

原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象緣於臨平市西長樂鄉界永興院前建立洎乾德五年太歲丁卯八月中為年久隳斜因修整而寡力致損動而傾摧日月寢深五十餘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合院徒衆發心施長材移於舊基東二十步添續層口載崇樹之葬古佛舍利口顯於龍柱海山之下俾其境域民安迺遠寧謐無疆介祉淨祝鴻圖恭願人天常加翊衛功資動植利等寃親若見若聞同臻覺岸時屬聖口口口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立是日立秋勸緣郡城祥符寺寶塔功

德主內殿賜紫郡城臨壇賜紫紹澄僧思忠臨平都  
酒務金承以上合施珍財嚴護舍利葬此幢下右街  
圓鑿大師紹因清辨大師居亮賜紫善慶僧慶餘願  
昭各施五百文入緣買彩色嚴飾寶幢刻石郡人趙  
克和陶貞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閣院徒弟記

紹興三十年安平院寶幢碑記

伏自唐大中十四年建立寶幢乾德五年天禧二年  
重修紹興庚辰四月初五日重立所有勝利恭為祝  
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文武官僚同臻福利萬姓四  
民永安富樂者山門監院僧師安助緣住持傳法僧

勝圓朝奉郎監臨安府臨平鎮稅兼烟火公事李楫  
右朝奉郎行將作監丞趙復當府臨平鎮崇奉三寶  
弟子宗慶妻朱氏十孃男仁寬媳婦莊氏六孃孫女  
四三孃孫男州老五與家眷等一力施財建立所有  
勝善廣大如法□□究竟若虛空無向真如寂實莊  
嚴無上佛果菩提無□□□廣資三有見存家者永  
保康寧嗣續興隆仍薦亡宗四郎婆湯氏孃子亡考  
宗二郎妣馮九孃行上至高祖下及子孫乘此善根  
往生淨土者右從事郎劉士熊施財建立追薦故右  
中奉大夫祕閣修撰往生天界弟子姜宥瓊妻張大

嫌男文超、文浩、文貴，并弟子顧實、妻諸七、嫌男堯宗、舜舉及弟子陳元興、男宗宥，各與家眷等。請到佛牙舍利入口，口緣永充供養，各口口口見生福慧，成就無上佛果菩提者。

宗慈嚴院碑記

咸淳志曾收撰，元豐元年定鄉小識，蓋在慈嚴院，今不存。

餘杭郡南走四十里，有山曰雲泉，寺曰恩德。考之於傳，則是山者晉葛稚川之舊居也。考之於詩，則是寺者唐白杭州之舊游也。稚川翁棄塵俗如敝屣，而與仙聖儷游杭州。君以文章有時名，而以俗人自愧，則是山之所以為聞山者，二子歎之也。元豐建元之仲

予與昭武虞君用晦暨陽劉君季樸自郡馳鑣來訪。是山依半墜之朽崖以行盤垂圮之峻嶺而下踏落潮之沙涉澁澗之水步枯朽憩荒館凡經日而後至焉。則其來之勤也可知矣。及瞻其山則雖蒼翠孱顏然無與他山異也。行其寺則雖棟宇輪奐然亦與他寺等也。而有二穴焉。一破山骨天如突習習清風孰隘而出一在山麓下。如屋冷冷清泉源源相續。則是山之勝在此二穴而已。方是時也。火雲流空炎暉方酷。居以煩溫行以暍毒。而予三人方披襟手風巖。頰面乎水谷側耳以聆風之清聲。拭鼻以納風之芳。

馥玩水之清淺而濯纓。激水之潺湲而置足。蓋不知夫天地之有時。燠也。東面營營。杭為大城。水陸所會。舟縱車橫。陌中之塵常鼓而不盡。渠中之流無時而暫清。而是山也。磐石不動。群峯無聲。松竹轉白日之清音。禽鳥依茂林而和鳴。音迹既遠。恬無所驚。蓋不知夫城市之有紛爭也。而今日之客。仕隱相半。仕者畏簡書。居者顧舍館。於是乎喟然相與而歎。則惜其去之之速。而不但忘其來之之勤。乃相謂曰。是山之勝。如前所言。游者之適也。然以久生為羨者。知有稚川翁之利而已。以愛閒為高者。知有杭州君之名而



已其游皆未免乎適人之適者多矣。寥寥歲年之間，其趣與予三人者合，有不知其幾何人也。則予之三人者，雖須臾之適，而其歲月可以無記乎。乃起而屬筆於予，又曰：向之所謂不知夫天地之時燠者，是山所獨也。所謂不知夫城市之紛爭者，則凡山之所同，而是山亦與有焉耳。今日之來，其趣盡於此歟。又不然，先民以為觀水有術，則是風巖水谷獨無觀乎。夫積不勝以為大勝者，風也。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者，水也。故是風是水之所當出，雖山之堅石之頑，其能禦哉。今日之觀仕者，體此以御時之消息。

居者體此而循理以出處豈特適時聽身意於須臾而已哉則經日之采鞭轡之困亦又以為無負矣乃握筆而記之時歲在著雍敦牂月在厲皋日在庚子龍溪曾旼彥和記

明重建慈嚴寺碑

武林訪碑錄萬曆八年許子良撰金學曾書沈瑞臨篆額

宋敕賜靜照塔額牒

艮山小志紹興二十三年在皋亭月明院

宋宗先顯孝禪院記

見曹勳松隱文集  
今崇先誤作崇先

臣恭惟紹興皇帝執府御宇光啟中興溥博仁恩化覃無外忠厚邁周家之政勤儉越漢文之德凡所謂甚盛之舉皆見於設施其號令言動之際記注固已成書惟致養東朝前聖以承顏順色閭安嘗膳極四海之奉均寒暑而不渝猶為餘事又思所以崇東朝之先以昭東朝之孝者選去城不遠有皋亭山地極秀潤形勢朝揖得故伽藍基址乃建剎為追嚴道陀徒度材殿宇告成詔有司賜以崇先顯孝禪院為額命臣作記文其實臣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臣聞虞舜恭己南面在宥天下宣小信小惠孚徧之所致惟

教以孝所以能化成天下其後武王以孝稱三代顯  
王者其垂拱而天下治得以繼有虞之無為亦惟達  
孝而已諦觀虞舜周武克底于治仰知聖朝崇色養  
之化敦於變之風其得大孝為治體之宗乎寺處翠  
亭山之陽面直北高峯左則長河深澗右則馬目相  
拱山承對峙秀不可掩連絡崇岡松杉彌亘翹鶴隱  
巔望之屹然實帝城之東際也上棟下宇翬飛輪奐  
大自佛殿雲堂鐘樓經閣法堂寢室庫司香積水陸  
藏殿官廳童行寮後架浴院囷倉作屋船坊旦遇以  
至前資延壽應用之所無不畢備小大檻簷凡一百

七十有四。起造於紹興之辛未。落成於次年壬申之仲冬。仍詔攸司。俾免科敷差借。不許官司指占。至來歲冬。救撥田三十餘頃。歲可收米二千一百餘斛。柴山桑篠等地二千八百畝。有畸。可足烟炊之用。又有旨賜江下房廊工庫等九十間。以其日入充僧供。至是魚鼓增煥。瓶錫饒益。持誦精愬。行業修謹。水邊林下。參學之人。縑素畢來。趨向為一。寶社安住。為一法界。遂甲杭之叢林。其徒粥飯之餘。惟香爐經卷。依儀行道。第知追嚴資薦。罔有公幹驅馳之勞。太師平樂郡王淵皇太后季弟。以疾薨。始葬於寺後。相繼諸韋

氏與凡韋族有不幸者皆以次序置塋列冢初王以東朝懿戚平居習靜留意理性創寺之始請於朝以僧文剛住持剛即為區覆位置法則名刹匠成於心授規以匠按圖分布一皆如指寺既即叙剛以久勞告退經三易主者隆興皇帝知在昔土木薪水之勤復命主寺事至則一衆欣然承順廣基大厦文龕雕甍皆昔所致意雖燈籠露柱無不知識於是益相倡率蔚為清修允彰前功再紹之驗嗚呼皇太后所以致崇先之甚虔者則見天子事親之誠也得顯孝之甚力者則知天子奉親之孝也推而放諸四海生靈

其養死獲其葬致熙熙然有家致戶到此屋可封之  
民於崇顯之道豈不驚乎大哉至若法筵大士涅槃  
一瞬稅種種方便舉向上機緣妙湛靈明頓超三乘  
五教之地使過去現在皆承法蔭上以祝南山之壽  
而萬福攸同次以拔淨土之歸六識不昧乃至十方  
有九靈虛空界入不思議妙莊嚴境則崇顯之意是  
宜略見於斯文茲得標筆記一代之勝臣實與榮焉  
隆興元年歲次癸未七月朔 庚申初三日壬戌上  
石

宗南禪資福院安著作劉撰建殿記 見咸淳志

高宗皇帝駐蹕錢塘西有湖為群山圍浸成福地舊  
浮圖尤崇益無藝極至盈數百區有鮑家田最幽阻  
闕寂以演佛之說為宜自仁師者從開封來唯茲卓  
菴遵其徒其地猶未寺也紹興初有果師見謂克增  
先者會南禪敕賜資福寺以承嗣不任廢乃益自厲  
祈其額焉主比丘戒墉惠戶潔淨以樂宮掖向之無  
嫌礙嘉定壬午恭聖仁烈皇后灑翰錫之是名圓庵  
山門與額對映於是絕田寺聲洞遠邇緣法充斥而  
殿屋未甍厥惟弗稱令師德深喟曰殿以樓像將安  
之心遠甚獨早夜賑糴累銖寸而圖之斂卷不跡權



貴之門力役不強耕作之夫負大木礮密石者不督而程若出神授殿落成獨口余記余曰是謂求福田利益者歟奈何中人十家之產也尔佛豈願費白日傷貨財者則曰吾仲尼未嘗厭厭居陋而百世道益光明宜乎惡於異端深輒瞠若謂君自孔氏則右其教獨如今之儒冠秩纔口下大夫腴田豐產徒以益過子孫未聞守環堵而能棟孔子堂者惟譏吾殿也則工余掩袂稱窮無以詘俛而第其言以為記又施田記

中國有佛氏非其教口借不深非是宜宅幽奧之阻

絕。漱蠶之聚可耳。口通都會。便游觀。非其所也。非其教。是自背所師。非是所。是自失所尚。吾黨何是之取。余獨有悟者。自國朝駐蹕錢塘。王氣浮於耳目。湖山南北諸峰。隨人意以若媚。四序景色。易盡諸慾。非齋心理窟。萍視俗浮。往往胥而游。游而悅。興桑濮。畦俚相辭以富。不知復有靜中趣也。萬有一生而靜者。苟亦知之。則見田衣笠首之侶。柴立不自勝。釜塵不聊生。亦且曰。寐以自苦。未究厥道。徒疾厥體。於是靜者浸移於動。此闕於王城雄都之習俗。常在法制勸懲維持之外。令丞相魯國公。深洞流情。期於默返所性。

不徇淺議，俾有以安其徒。施舍既徧，寰宇於湖山浮  
圖尤弗計。而南禪資福寺，拜公賜其一也。蓋為田三  
百畝，尼籍以歸。先是比丘尼德深，實主此刹，悉力以  
買尹山之田。時使以闢寺址之圃，可禾可蔬，視昔稍  
裕。然徒日集，日懼不給。今滋飽無匱，營衛無感障於  
其佛之教。殆庶乎有游而躋焉。知醉夢軟紅之不如  
也。於是公之賜始大。

明重修明因寺碑

臨平記。天順元年，胡濛撰。黃采書。倪謙篆額。  
臨平鎮距郡城東北五十餘里，有尼寺曰明因。

隋大業中寺罹於兵燹無存

開元二十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聞陳后主故事賜金二十斤增置舊業煥然一新會昌中燬天下寺觀四萬餘所明因亦廢為瓦礫之區

寺於治平元年屢有祥光靈響衆募起復崇寧初有妙湛大師禱雨有應敕院居之

崇寧四年徽宗皇帝御書守內真除外妄修覺慧悟真如一十二字恭聖仁烈皇后亦賜衆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三十二字並揭於華嚴寶閣

高宗南渡燬於災。惟僧廬數楹而已。邑人姚成首出己資。率善信繕葺。棟宇傾者起之。圯者修之。十未一

二

元太師伯顏甥孫女名撒八者。喜慕出家。茲寺。皇太后別施助賜金三十斤。綵段若干匹。重立碑石。輪奐再新。有司檄舉嘉禾。無相觀大師以主之。

案此從臨平記摘錄。非全文也。

重建天王殿碑記

定鄉小識在永壽庵。即王安寺。嘉靖三十年季秋立翁口撰。

廣嚴寺佛殿碑記

嘉靖仁和志列入明代不著撰人姓氏

明吳應賓復古法華寺碑記

古杭法華山有雲棲別院者乃雲間青蓮居士鄭昭  
服所施建也居士歸依蓮池大師法名廣瞻雅蕓大  
願將昔所置樓房宅舍山場園林若干施與彌天之  
釋為布地之金大師命僧濟舟等居焉無何青蓮棄  
世其子文學食貧則有翁公汝進錢公養庶洪公瞻  
祖羅公文冠葛公寅亮袁公儼宗公守一聞公啟祥  
等共捐朱提六鎰助之而此地永為法華道場矣衆

仍請之郡守龐公承寵捐金給額。改為復古法華寺。濟舟因外弟孫登之乞我一言。以紀其事。我觀人生。曠劫以來。依正報合。譬如芭蕉。求其堅相。了不可得。惟此大慈悲心。大喜捨心。如十方空湛然常住。不變不滅。作此施者。轉石火器界為金剛道場。所有功德。常住不滅。永復如是。今而後當知法華之土。一一塵中有無量。如未轉大法輪法華之刹。一一空中有無量菩薩興大供養。入此觀門。諸我我所。一時消殞。了不可得。後之檀越之僧。若刹那頃。作是念。言此我所。布施物。我應有分。此我所勸清物。我應私享。當知尔

時一一念中有無量毒龍以貪欲火燒其慧命所謂  
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於佛為魔於法為冤於僧  
為殘於師為逆於親為不孝於戒為波羅夷所感業  
報如蠶自縛無解脫理我願見斯刹者住斯刹者護  
斯刹者與一切見聞隨喜者各各觀放光各各得授  
記各各不墮昔緣各各護珠衣裏各各見多寶如來  
之塔各各觀釋迦世尊之身各各具足智勝之遺塵  
各各徧滿威王之餘勳各各開示悟入於佛之知見  
不離雲棲別院便是法華之味矣。範大師云雷長芭  
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此法華刹土無見



項相首楞嚴符也。因次第其語使刻之石以垂永久。明錢士升復古法華寺碑記

雲棲之有別室也。吳觀我先生記之矣。其重修法華庵也。曹安祖大參顧默孫孝廉序之矣。其創建禪堂也。余昔年有疏矣。而濟舟師既叛厥始。復圖厥終。謁余而請曰。予之居此也。承先師志也。先師悲願弘誓。將悉恒河佛子而西向。故其誠雲棲也。不立徒衆。不析房業。惟十方賢者。是居是養。今師滅後三十年。雲棲遺軌斷斷如也。予無悟學慧辯。啟迪後先。凡承事諸方。與給養學人。率如先師之遺志。公為我記之。余

聞為合掌讚歎曰師此言寧獨名山軌範蓋佛志也  
佛設僧制初無住泊樹下一宿而已西土之有祇樹  
衆園也依佛也東來之有白馬諸寺也依教也其為  
比丘謀居者甚略自馬祖創設叢林百丈建立清規  
而僧之棲止始定然其初意以結制薰修總其事者  
或深究圓頓或博通教乘或精持戒行或勸行慈濟  
以厲進其徒而宏其壇宇在宋諸山鉅刹必敕遣高  
緇為堂主明興太祖獨隆釋教若天界蔣山天禧能  
仁諸寺悉以耆德名僧為住持如覺源白菴東溟諸  
公載在記籍斑斑可考逮其後也私立耆屬支系相

承遂為專業。於是禪觀無聞。儀律不設。蓄財應役。無異齊民。甚者名山舊刹之地。化為屠沽市儉之場。而叢林初意。蕩然無存矣。夫天下有賢師。不必有賢弟子。其師以檀宇授之弟子。是授之賢者少。而授之不賢者多。都使其徒與檀信廣。詢曰。某所有碩德焉。相與迎而事之。是其失者什一而得之十九。故叢林之設。以奉師。非以奉弟子也。以奉師。則賢弟子自景從雲集。以奉弟子。直衣食寢處蕃種類而已。謂之疾民。宜濟師有感。而於法華立軌範也。推師此志。豈惟法華將以諗天下之建寶王刹者。皆若法華。則雲樓大師弘誓。

徧滿恒河而婆娑國土皆古佛道場矣。漪澗休乳濟師初庵始事。詳具前碑。第述其伽藍普願如此。

明永興寺碑記 黃汝亨撰

西谿名刹曰永興寺。當靈竺之後山。唐貞觀年。悟明尊者開山。宋鐵牛邱禪師重建。濟顛復壘石為安樂橋。不數武而當水。嚙處巖崎欲墮。乃夏漲秋灌。勢甚衝決。而巋然獨存。民將食螺。已斷尾。顛乞放之。池中遂活。至今螺無尾。寺中廢。嘉靖間復興。失其東偏。為萬氏祠。而祠又屬趙氏。馮祭酒開之。倡緣以七十緡贖還。于是東境始復。僧真麟居禪室三間。在池左。高

榆修竹間碧琅綠雪條然可人池右種梅百本霏霏晴  
雪芳馥林表馮公因屬林上人并佛宇一新之馮公  
素往來此寺嘗歎曰此寺非惟地居幽絕僧且朴真  
無綺妄非諸山等即十八里梅花春時山家焙茶香  
聞十餘里亦清勝冠諸叢林矣因題曰二雪堂永興  
有緣不減蘇學士三過寺後有方丈名安樂松軒是  
不佞所書厨下并名聖泉雲間陸尚書樹聲有淨界  
莊嚴題中江莫如忠書是與寺千載宜記

明重建東蓮寺碑

在崇化七都五園  
萬曆三十五年鼎心湯撰

大璞山之南有蕭刹焉其始創者南宗時僧智深也

僧本郡人。受法于常州華藏元禪師。後歸觀。結庵茲山。沙門雲集。遂拓為寺。日與談宗旨。見為獨利上根。弗普弗徧。非西聖接引意也。復建弥陀殿。約諸善信。同修淨土。效晉遠公東林蓮社。故號東蓮云。由宋入國朝。晨鐘夕鼓。香雲弗絕。迨值繇役繁重。緇衣染公府之塵。叢林苦吏胥之擾。產蕩僧散。猿啼狄嘯。風雨之所漂搖。僅見落葉荒苔。數椽朽屋而已。里中朱廣文等。惻然蓮一笠之想。圖恢復計。聞皋亭悟空塔院僧准者。有戒行。雅負幹才。禮請卓錫。而望殘燼復然。可不謂盛舉乎。准因緣難驟結。閉關以待。然後衆樂。

為助。佈金施粟。不脛而走。因命衲子性宏德等。庀材鳩工。鼎建佛殿。前為山門。左齋堂。右禪室。厨庫。溷浴。鱗次一新。追惟東蓮之義。弥陀殿巋然傑構。如昨。予時結社焚修者。絡繹奔走。歷世墜緒。不三稔而還。舊觀何其易若承蜩也。予思政虎賦蛇。腋脂剗肉。即名閭巨姓。箕裘倏見。實零矧琳宮梵宇。聚散搏沙者耶。有人為之軫念。倡義捐貲。勰謀起廢。則嚮之鞠為茂草者。煥然金碧輝煌矣。遽興遽廢之故。縱曰劫數。詎非人事哉。噫。產業俱在。去珠復還。願後之人。有增無損。不至翦焉荆棘。斯不亦慈悲宏願。功德無量也乎。

用紀顛末以昭勸戒

明福濟寺重建無量壽佛閣彌勒天王殿記

略  
山  
稊  
志  
良

洪瞻祖撰  
萬曆

福濟寺在廉德鄉之橫塘初名利濟院創自石晉盛  
於趙宋蓋東鄉一巨刹云寺有無量壽佛閣為理宗  
皇帝御書宸翰佛光輝映累葉厥後以兵火燬國初  
止庵禪師錫游兩京大被寵遇歸纂堂宇重新道場  
赤髻白足之侶咸誓皈依聚落甚盛獨佛閣遺址尚  
沈荆莽中歷數傳未有復者比丘廣真鑑恭稟教義  
口然矢念捐貲勸募揆日庀材鳩工建閣既落成遂



以餘財構弥勒天王殿數楹欲其降伏四魔常為梵  
帝家金湯也始於萬曆乙卯四月八日竣於十月二  
十五日蓋觀悉還新規增拓因伐石以記其役  
明重修資慶院記在塘樓萬曆丁巳錢謙益撰

武林之塘西有僧院曰資慶初自宋建矣間至國朝  
凡再燬頽垣斷礎僅存管棘中沙門圓公居之六時  
禮誦與飢飈窮飈嘯呼應和閭右之族知其有道也  
驩然相之剗朽翦葳庀材概工萬曆二十年茶亭成  
又四年禪堂成圓公曰吾藉淨信之力以有此此之  
謂多矣終不能持鈴柝飾竿牘如市賈之相求以大

吾廬庶常胡子休復唐棲里人也聞其風而悅之為  
倡導于里中高門懸簿驩舞赴工自壬子迄乙卯大  
雄殿及大士殿成乃至放生池普同塔次第畢舉方  
伯桐城吳公揭以資慶院故額卓子左車更請龍藏  
置閣中紹隆佛法視昔有加焉唐棲武林周道列肆  
犬牙籌錯流塵眯目市囂聒耳而茲院獨巋然其中  
擊磬鼓鐘肅清晨而警中夜見聞隨喜洒然有清涼  
犬宅之思至於里人道長長年水宿流汗交趾卯許  
入夢而忽焉鐘魚互答經聲梵唄激颺悲厲于燈炮  
月落之時如沸乍沃如熱得濯擁襍欹枕欵欵而煩

醒者固不知其幾人也。茲院之建，其視深山空谷，徒為幽棲閒止之地者，其利益不既多乎？圓公不以榮名利養為事，辛勤四十年，如一彈指，而院卒告成，則其締構之誠，與休復挾助之力，均不可誣也。當圓公經始時，一成一旅，休復實與被其艱，迨休復現宰官身，慨然以護法為己任，其為末法金湯，豈直茲院哉。今休復奄忽謝世，如日仄之不復榮，而茲院之火傳燈續，久而逾衍，千百年而後，不有因茲而問其經始，憑弔休復于涼烟蔓草之餘者乎？由此言之，世間成住壞空，未有不相待而成，而樓閣莊嚴，幻出於四十

年間者殆亦猶榮名利養之不可以為常也其亦可以感而悟矣。圓公介孝廉卓子去病。走其徒虞山中。謁余請記去病。蓋與休復左車共興復茲院者。三子皆余友也。余為之書其事以復去病。使買石刻之。相為感歎焉。時萬曆丁巳之夏六月吉旦。虞山錢謙益記。江夏黃汝亨篆額。邯鄲卓發之書。住持比丘如圓立石。

案此石現存萬曆丁巳之夏六月吉旦。虞山錢謙益記一行已鑿去。字跡尚隱約可尋。

明資慶禪院重修碑記

周宗建撰在塘樓即西  
茶亭今燬萬曆戊午

憶昔白香山參鳥窠禪師。師曰。衆善奉行。稚子說得。老人行不得。則當令見行善事。惟有讚歎第一義。余往來蒼雲。竊念唐樓為重鎮。前朝古木舊族。名賢貴相望於霄漢。而疏林曠野間。蕪然標勝蓮花園。則資慶院是也。每顧而樂之。問院始自何年。僧曰。資慶係古刹。紀在梵志。然載復載。圯禪師如圓。以萬曆壬辰。依此一瓢一笠耳。有善男子。吉如定。佐僧拈据。創茶亭。丙申丁酉。復得衆信。李如懷。張如奔。輩拓地建禪堂五楹。而胡庶常休復。過此談法。則又捐金草疏。趣衆起大雄。暨普門殿前後五楹。于是請明府給帖。方

伯賜額以為茲院長久計。旋闢放生池。建普同塔。次第修舉。聊且成一梵王宮矣。剝成法當接衆。况此地南通普陀。凡從峨眉象王五臺獅子參禮過來。又復親覲潮音大士。罔不問津樓水矣。夫何忍日中不與一飯。樹下不與一宿。而現宰官身。修如意福。則胡中丞實為大檀。倡義其或筆舌布施。隨喜布施。始終護持。歲運齋米。了無倦色。若胡庶常。顏光祿。卓去病。左車會。左車以里中素無法藏。復請南藏於院中。蓋極一時之盛云。嗟乎。生滅無常。興廢代有。老僧辦此。已視為前塵。而燕銜之泥。况作風搖之辦。則守土者代。

為長慮。安得盡以蕉鹿一夢消之也。按四十二經評論飯僧功德。謂飯凡夫十。不如飯善人一。飯善人百。不如飯持戒沙門一。遞而上之。至於飯四果聖人。飯辟支佛。飯三世諸佛。極於飯無慘無證之者。功德倍之而增。此不但飯於人者所當省。亦飯人之所當必稽矣。雖然。吾儕不具天眼佛眼法眼。惡乎知俗之功。德聽梵唄而思金湯。亦惟太平世界。時和年豐。此中白粲如山。彼土青蓮到岸。法施者恒護法。財施者恒足財。請以楞嚴一偈結之曰。舜若多性。可消亡爍迦。羅心無退轉。萬曆歲在戊午冬初吉旦。吳郡周宗。建李侯撰。